

东乡语“判断、领有”义动词的语法化及类型特征*

敏 春 芳

[提要] 本文讨论东乡语“判断、领有”义动词 wo、bi 的语法化及相关类型学特征。二者相辅相成又相对独立，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形态变化上，wo 没有任何形态变化，只能以原形出现，而 bi 有形态变化。二者均能加副动词附加成分，但 wo 只能加并列副动词，bi 不仅可以加并列副动词，还可以加条件、让步副动词以及形动词附加成分等。wo 由处所义发展为判断义，再语法化为完成体标记；bi 只能加未完成体标记，不能带态附加成分，无祈使式形式。

[关键词] 东乡语 “判断、领有”义动词 语法化 语言接触 类型特征

东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其动词 bi 和 wo 均包含“有”和“是”两个义项。bi 和 wo 既有共性，也有差异。bi 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wo 没有形态变化，由处所义动词语法化为判断义动词，再语法化为体标记。wo 的语法化既有句法结构和语义因素的影响，也有认知因素的作用，是语义的不断扩展和语境泛化的体现。

一 动词 wo 和 bi 的使用特点

（一）wo 和 bi 的共时分布

东乡语 wo 的基本义为动词“是”，可表领有，单独作谓语。例如^①：

(1) zhangshifu-də dzu mu gadza wo. 张师傅有九亩地。

张师傅-DAT^② 九 亩 地 有

(2) əteio-də niə niəniəgiədə gua kuan biəri wo giənə.

从前-DAT 一 奶奶 两 儿 媳妇 有 听说

从前，有一位老奶奶有两个儿媳妇。（布和 1986:96）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语言接触视域下西北民族地区濒危和接触语言研究(24VJXT016)”的阶段性成果。文章初稿曾提交“《民族语文》第十五届学术研讨会”(昆明 2022.9.24-25)交流，得到与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匿名评审专家提出详细、中肯的修改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① 本文所引语料均标明来源，引用时遵照原文；未标明出处者为笔者调查所得。东乡语以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的东乡语为主，保安语以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保安三村”的保安语为主。

^② 文中例句所涉语法缩略语具体说明如下：ABL：从格；DAT：与格；DUR：延续；GEN：领格；IPRF：未完成体；PL：复数；PRF：完成体；PROG：进行体。

- (3) *ika-sə fugiə niə əndəki wo.* 有个比碗大的鸡蛋。
碗-ABL 大 一 鸡蛋 有

例(1)为物权领有,领有者对领有物具有使用、支配或处置的权利和资格;例(2)是关系领有;例(3)中的“有”表示具有某种特征性状。东乡语 *wo* 不仅表示领有,也表示存在。*wo* 表示领有和存在时没有任何形态变化,以原形出现。例如:

- (4) *zhangmin ula tiaojie jiere nie gie wo.* 张明在山顶上有一座房子。
张明 山 顶 上 一 房子 有
张明在山顶上有一座房子。

bi 也表存在义,但是有形态变化:*pə-* 和 *wai-* “是,有”、*u* 和 *ui* “没有”。例如:

- (5) *zhangmin xuexiao-də wai-ne.* 张明在学校。
张明 学校-DAT 在-IPRF

bi 可以加并列副动词附加成分 *-dzi* 和条件副动词附加成分 *-sə*。*bi* 的条件副动词形式 *pə-sə* 和前面的并列副动词 *bi-dzi* 结合,表示前一个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是另一行为的条件。例如:

- (6) *hə kidə bi-dzi pəsə imutu uliə guilunə.*
他 家 在-并列副动词 在条件副动词 一样 不 做 IPRF

如果他在家的话不会成这样的。(布和 1986:183)

bi 还可以加让步副动词 *-sənu* 组成 *bi-sənu* 格式。例如:

- (7) *hə laudziga kidə bi-sənu uliə irənə.*
那 老的 家 DAT 在-让步副动词 不 来 PRF

那位老人即使在家,也不会来的。(布和 1986:183)

bi 还可以加形动词 *-san* (过去时) 组成 *bi-san* 格式,表示存在义。例如:

- (8) *gaga-mini kidə bi-sandə bi ətʂidzi dawawo.*
哥哥-我的 家 DAT 在-形动词 我 去 过 PRF

哥哥在家的時候,我曾经去过。(布和 1986:183)

此外,*bi* 加 *mu* (汉语“吗”的方言音变) 组成的 *bimu*、*bi* 加 *li* “哩”组成的 *bili*^①,也表示“拥有、存在”义。例如:

- (9) *hasandə teirəu bimu.* 哈三人名家里大概会有锯子。
哈三 DAT 锯子 有

- (10) *nanmianni uladə niə aluma bili ma, ədə wain(ə) uuidadzɿ pəsə.*
南山 曾 一 洞 有哩 么 现在有 没 有
在南山里曾经有一个洞哩,现在有呢,或许没有了。(布和 1986:182)

(二) *wo*、*bi* 表处所和判断

存在句强调“存在某物”,回答“有什么”的问题;处所句强调“某物在某处”,回答“在哪里”的问题。东乡语处所句使用动词 *wo*、*bi* 表示处所,其中 *wo* 表示人居住的处所。例如:

- (11) *mini giə sonobadə wo.* 我的家在锁南坝。
我 GEN 家 锁南坝 DAT 在

^① 布和(1986:182)认为,东乡语中普通动词的陈述式没有 *-li* 这个附加成分。*-li* 或许是借用的汉语虚词,如同情态助动词 *xa jauli* “哈要哩”的 *li* “哩”。*bili* 出现于句末。

bi 的未完成体形式 wainə (wai-nə) 表示处所, 例如:

- (12) əndədu ʃidaʁaŋ ʃaŋdzien qala wainə?
 这边 近的 商店 哪儿 在 IPRF

这边较近的商店在哪儿呢? (布和 1986:141)

处所句的存在物往往是有定事物, 而存在句的存在物一般是无定事物^①。处所句强调的是某物在某一空间范围内, 因此处所名词后常出现与格标记 -də。

有的语言断定某个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性质或属性, 通常使用系词表示判断。如汉语“我是老师”, 英语“I am a teacher”。东乡语是典型的 OV 型黏着语, 判断句主谓之间不用系词, 而是在判断句末加动词 wo 表示判断。例如:

- (13) bi lauʃi wo, tʃu eiəʒum wo. 我是老师, 你是学生。
 我 老师 是 你 学生 是

布和(1986:180)也指出, wo 经常用在静词、形动词或并列副动词后面, 作为句末谓语的辅助成分, 表示判断。有时汉语的系词“是”与东乡语表示判断的 wo 前后呼应, 组成“VO+OV”的混合格式。例如:

- (14) bi tʃasə undu wo. 我比你高。
 我 你 ABL 高 是 (刘照雄 2009:138)

- (15) ənə ʒuʁə ʒu mutunni wo. 这张桌子是木头的。
 这 桌子 是 木头的 是 (刘照雄 2009:139)

- (16) zhangmin ʃi beijing kun pushi wo. 张明不是北京人。
 张明 是 北京 人 不是 是

值得注意的是例(16), 这是否定式判断句。句末“pushi+wo”格式中, 汉语否定判断动词 pushi 和东乡语表判断的助动词 wo 并置, 组成“不是是”格式(敏春芳、雷雨 2016; 敏春芳、肖雁云 2022)。

bi 表达判断义时, 或使用陈述式 wai/uai, 或加假设副动词 -sə 组成 pəsə 格式。例如:

- (17) ana! hə ʒu bi uai. 妈妈! 那是我呀。
 妈妈 那 是 我 是 (刘照雄 2009:150)

- (18) tala lauʃi bimu eiəʒəŋ pəsə? 你们是老师还是学生?
 你们 PL 老师 是 学生 是

(三) wo 语法化为体标记

东乡语动词陈述式有体的区别, 不同的体分别用不同的形态标记表示。完成体标记是 -wo, 进行体是 -dzuwo, 未完成体是 -nə (刘照雄 2009:145)。例如:

- (19) bi niə einni p'itʃu-wo. 我写了一封信。
 我 一 信 写-PRF

- (20) bi ene nie shu uzhe baragva wo. 我把这本书看完了。
 我 这 一 书 看 完 PRF

^① 孙文访(2018)指出, 出现在处所句中的动词有“有、是、在”: 有些语言使用动词“在”表示处所, 如汉语普通话“我在教室”; 有些语言使用动词“是”和补足语共同表示处所, 如英语“I am in my class”; 还有些语言使用动词“有”表示处所, 如藏语、彝语、马来语、撒拉语、蒙古语、锡伯语、波斯语及日语等。

- (21) beijing echi-ku huoche yijing kai yaola-wo.
北京 去-形动词 火车 已经 开 出-PRF

开往北京的火车已经出发了。

例(19) - (21)中的 wo 可以对译为“了”，均为确认事件已经发生，表达的均是发生在过去、并具有现时相关性的动作或行为。wo 当为完成体标记。

东乡语进行体标记 -dzuwo 是由并列副动词 -dzu 和完成体标记 -wo 组合而成的。例如：

- (22) bi tşun niə einni p'itşu-dzuwo.
我 正 一 信 写-PROG

我正在写一封信。

- (23) futşuyudu həni irəsəndə bi budan idziə-dzuwo.
昨天 他 来-形动词 DAT 我 饭 吃-PROG

昨天他来的时候我正吃饭。(刘照雄 2009:145)

- (24) mori osun idziə-dzuwo. 马在吃草。
马 草 吃-PROG (刘照雄 2009:158)

布和(1986:165-166)强调，东乡语并列副动词 dzi 后面连用判断助动词 wo 表示持续进行。-dzi wo^①既可以指过去持续进行，也可以指现在持续进行，偶尔还可以指将来持续进行的行为。例如(布和 1986:166)：

- (25) jəjə-mini giərusandə əndə dzuandzia giə-dzi wo.
爷爷-我的 从前 DAT 这里 庄稼 做-PROG

我爷爷从前在这里种庄稼。

- (26) ədə bi əndə dzuandzia giə-dzi wo. 现在我在这里种庄稼。
现在 我 这里 庄稼 做-PROG

- (27) maqaşi əli şidziədə bidziən sonobadə sau-dzi wo.
明天 这 时 DAT 我们 锁南 DAT 坐-PROG

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将坐在锁南坝(镇)里。

东乡语未完成体标记是 -nə，表达尚未进行或即将进行的行为和处于持续状态或经常发生的行为(刘照雄 2009:145)。布和(1986:157)将未完成体称为现在将来时，认为东乡语现在将来时不仅可以表示现在或将来发生的行为，还可以表示经常性的行为动作。

bi 可以加未完成体标记 -nə，词干变为 uai/wai。例如：

- (28) bidziənni ənə dunda niə dalilian uai-nə. 我们中间有一个大力士。
我们 这 中间 一 大力士 有-IPRF (刘照雄 2009:150)

- (29) madə baitaŋ wainə. 我有白糖。
我 白糖 有 IPF (布和 1986:184)

- (30) şu unşuundə unxna uai-nə. 念书的(人)有文化。
书 念 文化 有-IPRF (刘照雄 2009:163)

^① 东乡语并列副动词，刘照雄(2009:146)记为 -dzu，布和(1986:164)记为 -dzi。甘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于1999年制定了一套“东乡语记音符号”，符号的字母及读法与《汉语拼音方案》完全一致，记为 -zhi；《东乡语汉语词典》(马国忠、陈元龙 2012:13)也记为 -zhi。

- (31) maʁaʂidʒiə laŋdzu ətʂi-tʂəŋ wain(ə) u? 明天有去兰州的(人)吗?
明天 兰州 去的-形动词 有 吗 (布和 1986:160)

综上所述,东乡语“判断、领有”义动词 wo、bi 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差异主要在形态变化上,具体如下。第一,wo 没有任何形态变化,只能以原形出现,如例(1)-(4);bi 有形态变化,在接缀未完成体标记 -nə 时,词干变为 uai/wai,如例(5)(10),(28)-(31)。第二,二者均能加副动词附加成分,但 wo 只能加并列副动词 -dzu,如例(22);bi 不仅可以加并列副动词,还可以加条件、让步副动词等,如例(6)(7),也可以加形动词附加成分,如例(8)。第三,bi 可以与汉语借词“吗”和“哩”构成 bi-mu 或 bi-li 组合格式,如例(9)(10)。第四,wo 由处所义发展为判断义,再语法化为完成体标记;bi 只能加未完成体标记,但不能带态附加成分,无祈使式。bi 的形态变化可概括如表 1 所示:

表 1 东乡语 bi 形态变化一览表

形态变化	词干		
	bi	pə	wai/uai
陈述式	bi-mu (吗) / bi-li (哩)		wai-nə
形动词	bi-san (过去时) / bi-ku (将来时) / bi-tʂəŋ/tʂum (现在时)		
副动词	bi-dʒi (并列副动词) / bi-sənu (让步副动词)	pə-sə (条件副动词)	

二 “判断、领有”义动词的类型学特征

(一) “领有”义动词用作存在、处所义

东乡族、保安族、土族、撒拉族和裕固族是甘青地区特有的五个民族,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判断、领有”义动词在这些语言中有着普遍的共性。如保安语的 -wi/-wa “有”和 -gi (ki) /-ginə (kinə) “没有”用于存在义。例如:

- (32) tiɽə ɔ:lə kadə ʁənə ŋca wi. 那山上有很多羊。
那 山 上 羊 多 有 (陈乃雄 1987:259)

- (33) jadzədə ʁotʂe gi. 循化没有火车。
循化 火车 无 (陈乃雄 1987:259)

土族语的领有动词 ii 和 a/va 独立使用时,也表“有、存在”的意义。同时,ii 和 a/va 也有确定语气和非确定语气之分^①。例如:

- (34) bu ndəree ii. 我在这儿。
我 这儿 有 (照那斯图 1981:53)

- (35) te təree va. 他在那儿。
他 那儿 有 (照那斯图 1981:54)

蒙古语中表示“领有”的动词为 been,亦可以兼表“存在”,用于存在句和处所句。如

^① 照那斯图(1981:53)指出,使用 ii 时,一般说话人叙述的是与本人直接相联系的主观方面的事实,说话人说明的是本人的所在地点、领有关系等;说话人叙述的不是与本人直接相联系的客观方面的事实,说明的是听话人或第三者的所在地点或领有关系时,一般使用 a/va。

例(36)为存在句,(37)为处所句:

- (36) manɛɛ ɛdʒild dɔtāgdāl bɛɛ-dʒ məd-(ɛ)n. 我们的工作可能存在缺点。
 我们 工作 缺点 有-PROG 陈述形 (道布 1983:67)
- (37) ʃɛɛlāg-sā bɔdaa xaa bɛɛn? 舂过的米在什么地方?
 舂-PRF 米 哪里 有 (道布 1983:60)

属于突厥语族的撒拉语的 var/vara 亦兼表领有、存在义,也可以表达处所义。其中, var 表达的是确定语气,而 vara 表达的是非确定语气,相应的否定形式为 joɣdər 和 joɣa。例如:

- (38) mi(niyi) aba-m oj-de vara. 我的父亲在家。
 我 GEN 父亲 家-DAT 在 (林莲云 1985:84)
- (39) u oj-de joɣdər. 他不在家。
 他 家-DAT 没有 (林莲云 1985:83)

藏语的 jo^{ʔ12}①也有相同的用法,表示拥有、存在和处所②。例如:

- (40) ŋa¹⁴ ɛa¹²ŋu^{ʔ54} jo^{ʔ12}. 我有铅笔。
 我 铅笔 有 (金鹏 1983:37)
- (41) so¹²tɕɛ¹⁴ naŋ¹⁴la so¹²pa⁵⁴ maŋ¹⁴po⁵⁴ jo^{ʔ12}. 工厂里有很多人。
 工厂 内 工人 多 的 有 (金鹏 1983:33)
- (42) ŋa¹² tɛ¹⁴ jo^{ʔ12}. 我在这儿。
 我 这儿 在 (金鹏 1983:36)

例(40)为领有句,(41)为存在句,(42)为处所句。藏语的一些领有句和存在句主语后需附加与宾格标记相同的格助词,如例(41)添加助词 -la。而在处所句中,主语为存在物,不需要使用格标记,如例(42)。孙文访(2018)认为藏语 jo^{ʔ132}、tu^{ʔ132}、jo^{ʔ132}re^{ʔ132}表示领有、存在、处所、性质判断、进行、将来、完成以及情态(jo^{ʔ132}re^{ʔ132}不能表示情态)。

意西微萨·阿错(2004:85-89)也指出,倒话 jiu³“有”的语音形式为汉语,但语法功能却与藏语相对应。jiu³“有”区分情态,进一步虚化为持续体的情态标志,表示情态一体范畴。表示领有、存在时,根据主观熟知与否情态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强调主观熟知情态的 jiu³,一般主观熟知情态的 jiu³se,客观情态的 jiu³-li。例如:

- (43) 我 ʒɐ (领格标志) 刀子 jiu³. 我有刀子。
 (44) 你/他 ʒɐ (领格标志) 刀子 jiu³se. 你/他有刀子。

需要说明的是,“领有”义动词表达存在义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除阿尔泰语系语言“领有”义动词兼表存在义的特征外,Heine & Kuteva(2012)也列举了不少语言中“领有”义动词的相关现象。像同属阿尔泰语系的土耳其语的 var“存在的”也表示“拥有”和“存在”。例如(Heine & Kuteva 2012:170):

- (45) a: araba- m var. 我有车。
 车- 我的 存在的

① 原文声调采用调形标注,本文改用调值标注。特此说明。

② 金鹏(1983:36-37)指出,jo^{ʔ12}、tu^{ʔ12}用于领有、存在、处所句时,jo^{ʔ12}含有强调所述的情况是叙述者亲见确知或早已知道的语气,tu^{ʔ12}则含有叙述情况不是亲见确知或新发现的语气,jo^{ʔ12}re^{ʔ12}是由jo^{ʔ12}和判断词re^{ʔ12}结合而成,不含上述语气,仅是陈述。

b: köse- de bir kahve var. 角落里有一个咖啡屋。
角落- DAT 一个 咖啡屋 存在的

例 (45) a 表示拥有, b 表示存在。“有”表示“存在”义,尤其在世界各地的克里奥尔语中较为常见(详见 Heine & Kuteva 2012:329)。

(二)“领有”义动词发展为系词

“领有”义动词发展为系词,在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保安语、土族语和东部裕固语中不乏用例。例如:

(46) ndzalə ndəgəðə ɲagəteŋ nəgə ji.
嘉罗 非常 喜欢吃 一个 是
嘉罗是个贪吃的人。(保安语,陈乃雄 1987:258-259)

(47) pū moŋqol k'uj i/a.
我 土族 人 是
我是土族。(土族语,刘照雄 1982)

(48) tɛ'ɪnə sɪɣəi hana qateiarə k'ũ p(ai) u?
你_{GEN} 妻子 哪 地方 人 是 语气词
你妻子是哪儿的人?
t'ere lantʂou k'ũ pai.
她 兰州 人 是
她是兰州人(确定语气)。(东部裕固语,刘照雄 1982)

刘照雄(1982)指出,在蒙古语族语言里,凡具有确定语气与非确定语气范畴的,其判断动词“是”和存在动词“有”都有两种语音形式。列举、对比如下:

表 2 蒙古语族语言中“是”和“有”的语音形式

语义	保安语	土族语	东部裕固语	东乡语
是(有)	i-/o	i-/a	pai/wai	bi
不是	ei-/eo ^①	p'uʂi i-/a	p'uʂi wai	p'uʂu wo
有	wi-/wa	i-/a	pei/pai	(pi-)/uainə
没有	ki-kinə	kui-kua	uɣui/uɣuai	(ui-)/uwo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撒拉语也有类似的情况。刘照雄、林莲云(1980)指出,撒拉语助动词有四对: idər(~dər)、ira(~a)“是”; emes dər、emesa“不是”; var、vara“有、在”; joɣdər、joɣa“没有”。每对中,前面的表示确定语气,后面的表示非确定语气。例如:

(49) sen loɣɪ ira; vu ɣuɣrən a. 你是教师;他是工人。(确定语气)
你 老师 是 他 工人 是

(50) men puldur beidʒin-ə va(r)-kan var. 我去年去过北京。(确定语气)
我 去年 北京 去 (有)

^① 保安语否定判断动词 ei- 来自 ʂi i, eo 来自 ʂi o。ʂi 当是 p'uʂi 的减音形式。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干河滩的保安语,目前还保留着 ʂi i 和 ʂi o 的说法。在东部裕固语里,否定判断动词已不区分确定与非确定语气,而一律使用非确定语气一种形式。

在甘青河湟方言中^①，“领有”义动词用作肯定和判断的现象偶有用例。例如甘肃临夏话：

(51) 哈比布年纪轻轻的就糖尿病，遗传有哩。哈比布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糖尿病，是遗传的结果。

(52) 阿娜妈妈法图曼哈说了有，没说的[tɕi]不是。 妈妈骂了法图曼，并不是没骂。

青海五屯话也有类似的说法（张军 2005:197）。例如：

(53) ŋo łoma hə jɤ. 我是学生。
我 学生 是 有

(54) jji xe ŋo də be jɿ, ŋan də gaga də hə li.
这鞋我的不是有我的哥哥的是哩

这鞋不是我的，是我哥哥的。

不论是肯定性的判断句如例(53),还是否定性的判断句如例(54),“是/不是”与“有”并置。

(三) 汉语史上“有”表判断的用法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汉语史的文献中，“有”表示判断的用例较为常见。常以“S+是+O+有”的格式出现，例如：

(55) 金银是钞的本有。金银本来是钞票。（《元典章》，陈高华等 2011:720）

(56) 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本有。德行的根本是孝道。(《孝经直解》，刘坚 2005:260)

(57) 你的师父是什么人？是汉儿人有。你的师傅是哪里人？他是汉族人。

(元古本《老乞大》，李泰洙 2000:134)

例(55)-(57)句末的“有”均和前面的“是”前后呼应。汉语判断句“S 是 O”和OV 语言判断句“SO 有”融合,这是语言接触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过渡阶段。我们从《老乞大》不同版本的比较中看到,这些受到语言接触影响的特殊句式,随着元朝的灭亡消失了。例如(李泰洙 2000:197):

(58)【旧】这段子外路的不是，服地段子有。(74/27b4-5)

【翻】这段子是南京的，不是外路的。(75/II29a9-29b1)

【新】这绸子是南京的，不是别处来的。(75/32a4)

【重】这绸子是南京的，不是别处来的。(75/30b9)

元代古本《老乞大》判断句的语序是 OV 型的，【旧】小句的“不是”与“有”对举；到明代的《翻译老乞大》中“有”被译成“是”，判断句的语序也变成了汉语的 VO 语序；清代的版本沿用。又如：

(59)“那达鲁花赤是甚么人有？”那达鲁花赤是哪里人？么道，圣旨问呵，回奏：“姓崔的汉儿人有。”

是姓崔的汉族人。

(《元典章》，陈高华等 2011:1435)

(60) 您的不是有。不是您的。 (《通制条格校注》，方龄贵 2001:105)

例(59)中“姓崔的汉儿人有”是肯定性的判断句,“是”和“有”前后呼应,其义一也。例(60)是否定性的判断句,句尾“不是”与“有”并置,是汉语和蒙古语两种判断句的融合形式。

^① 本文所说的甘青河湟方言，主要指我们所调查的湟水流域和甘青之间的黄河流域两岸民族地区的汉语方言。调查地区包括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临夏市，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青海省海东地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托茂话）、门源回族自治县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以及西宁市的城东区。

祖生利(2000, 2002, 2007)等研究证明,“有”是蒙古语特殊动词 a-、bū- 的对译。a- 和 bū- 作动词时,本义是“有”“存在”和“是”。除此之外, a- 和 bū- 还可以作助动词,附加于形动词和某些副动词之后,辅助表示时、体意义。汉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语法成分,因此也以“有”进行对译。

李崇兴等(2009:193、195)还发现“有”的这些特殊用法在其他一些具有语言接触性质的元代文献材料中也有出现,如《老乞大》《直说通略》中也出现了“有”表判断和时体等用法。本文不再赘述。汉语史上语言接触材料以及当地汉语方言中,用“有”表示判断是语言兼用的二语现象,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三 “判断”义动词 wo 的语法化路径

完成体(perfect)主要用来确认事件的发生,并具有现时相关性。石毓智(2004)认为,人类语言完成体标记最常见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完成义动词,如汉语;二是来自领有动词,如英语。阿尔泰语系语言完成体既不是来自完成义动词,也不是来自领有动词,而是判断动词的语法化。其语法化路径是:处所>判断>完成体标记。

东乡语的动词 wo 是最活跃的、高频使用的基本词汇,因此容易被语法化。由“判断”义动词发展为完成体标志,结构关系和句法位置是一个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汉语自秦汉以来一直是 VO 型语言,“系词+判定语”是判断句的基本句型。而 OV 型的阿尔泰语系语言,判断句主谓之间不用系词,而是在判断句末加动词 wo 表示判断。如例(13)“bi(我)lauṣi(老师)wo(动词)”,其格式为“S+N+wo”,wo 紧跟名词性词组,用来确认 NP 所指信息,是判断动词。

东乡语完成体是终结形动词的语法范畴,形态标志均在句末^①。如例(19)p'itṣu(写)wo(完成体),wo 依附于动词“写”之后,表示动作的完成。wo 不论是作为判断义动词,还是完成体标志,均在句末。后者强调动作行为情状,wo 发展出了表动作完成的用法。尤其是像例(20)(21),wo 出现在动作结果“完”(uzhe baragva“看完”)和“出”(kai yaola“开出”)之后,成了表示动作完成的标志。wo 因其经常出现的语法位置而引起词义的变化,功能也发生了转变。

“判断”义动词和完成体标志不仅句法位置相同,而且有一定的“语义相宜性”。“判断”义动词的词汇理性义可分为“判断”和“确定”,语法义为“性质”和“状态”。在语法化过程中,理性义逐渐被淡化。如过去某时判断某物的性质或者确定某物的性状,那么,也就意味着过去某时发生并完成了某动作。如例(19)bi(我)niə(一)einni(信)p'itṣu-wo(写)“我写了一封信”,例(21)beijing(北京)echi-ku(去)huoche(火车)yijing(已经)kai(开)yaola-wo(出)“北京的火车已经开了”,其语法义性质(“写完”)、情状(“火车已经开了”)则在语用中被逐渐凸显。判断动词和完成体标志的这种语义关系也是导致它们之间演化发展的前提基础。另外,wo 一般确认所指信息或某时的性质状态,表达一种比较抽象的状态,而“体”范畴表达的也是动作的情状。

^① 东乡语动词的语法范畴可归纳为三个类型,即三种形:终结形,包括祈使式和陈述式;连接形,包括各种副动词;多能形,包括各种形动词。陈述式动词有体的区别,不同的体分别用不同的形态标志表示:完成体形态标志是 -wo,进行体的形态标志是 -dzuwo(刘照雄 2009:142、145)。

从东乡语本身来看,“处所”和“判断”是两个关系非常密切的相关概念,二者也存在概念转换的可能性。如例(11) mini giə(我的家) sonoba-də(锁南坝) wo(在)“我的家在锁南坝”,“我的家”与“锁南坝”所指相同,前后互换而意思不变。该例既可以解释为处所句“我的家在锁南坝”,也可以重新分析为判断句“我的家是锁南坝”。在表达这类等同关系的处所类句子中,由于前后两部分均由处所成分充当,因此这类句子成了处所动词发展为判断动词的桥梁环境,此时 wo 便发展成为判断动词。

四 结 语

本文主要讨论东乡语“判断、领有”义动词 wo、bi 的使用特点以及 wo 的语法化。wo、bi 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形态变化上: wo 没有任何形态变化,只能以原形出现, bi 有形态变化。wo 语法化为完成体标记, wo 加并列副动词 -dzu 组成的 -dzuwo 表示进行体,而 bi- 只能接缀未完成体标志 -nə。我们认为,人类语言完成体标记来自完成义动词和领有动词最为常见,此外还有源自判断义动词的,如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东乡语。在甘青民族地区的多语环境中,判断义动词用作体标记在阿尔泰语系的东乡语、保安语、撒拉语等语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同语系语言中此类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形成判断义动词用作体标记的类型特征,说明其语法化有一定的共性。

参考文献

- 布 和. 1986.《东乡语和蒙古语》,确精扎布校阅,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陈高华、张 帆、刘 晓等点校. 2011.《元典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陈乃雄. 1987.《保安语和蒙古语》,清格尔泰校阅,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道 布. 1983.《蒙古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方龄贵校注. 2001.《通制条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 金 鹏. 1983.《藏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崇兴、祖生利、丁 勇. 2009.《元代汉语语法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泰洙. 2000.《〈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林莲云. 1985.《撒拉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刘 坚编著. 2005.《近代汉语读本》(修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 刘照雄. 1982.《浅谈蒙古语族动词的特点及句法功能》,《语言研究》第 2 期.
- 刘照雄. 2009.《东乡语简志》,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编委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编委会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陆)第 107-175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 刘照雄、林莲云. 1980.《保安语和撒拉语里的确定与非确定语气》,《民族语文》第 3 期.
- 马国忠、陈元龙编著. 2012.《东乡语汉语词典》(第二版),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 敏春芳、雷 雨. 2016.《临夏回民汉语的“S 是+N 是/不是是”句》,《方言》第 3 期.
- 敏春芳、肖雁云. 2022.《语言接触视角下甘青河湟方言的前呼后应与重叠并置现象》,《语言科学》第 5 期.
- 石毓智. 2004.《汉语的领有动词与完成体的表达》,《语言研究》第 2 期.
- 孙文访. 2018.《“有(have)”的概念空间及语义图》,《中国语文》第 1 期.
- 意西微萨·阿错. 2004.《倒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照那斯图. 1981. 《土族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张 军. 2005. 《汉藏语系语言判断句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祖生利. 2000. 《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祖生利. 2002. 《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中国语文》第 5 期。
- 祖生利. 2007. 《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以直译体文献的研究为中心》，《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12. 《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洪波、谷峰注释，洪波、吴福祥校订，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ypological Features of Copula-Possessive Verbs in the Dongxiang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MIN Chunfa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related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pula-possessive verbs *wo* and *bi* in the Dongxiang language. Functionally, these verbs exhibit complementary but distinct morphosyntactic properties. *wo* is morphologically invariant, occurring only in its base form, while *bi* undergoes morphological inflection. Though both can take converb suffixes, *wo* accepts only coordinative converb suffixes, while *bi* can also take conditional and concessive converb suffixes as well as adjectival verbal suffixes. *wo* develops from a locative to a copula, and grammaticalizes further into a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bi* can co-occur only with imperfective aspect markers, but cannot take voice markers, and it has no imperative form.

[Keywords] Dongxiang language copula-possessive verbs 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contact typological features

（通信地址：730000 兰州 兰州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